

印度那爛陀古蹟 (Nalanda Archaeological Site) 是在那爛陀所在縣城中心比哈舍弗市 (Bihar Sharif) 南方15公里處，距離東南方比哈爾省首都巴特那城 (印度古時稱華氏城) 95公里，交通便利，火車和公路均可抵達。回顧古那爛陀，約在佛陀在世時的西元前六世紀，是佛陀最有名大弟子舍利弗出生與涅槃之地。

舍利弗與目犍連尊者，在王舍城見到我佛大沙門釋迦佛陀的莊嚴威儀，兩人連袂歸投佛陀座下。那爛陀古蹟群中，最映入眼簾、大放舍利之光與能量場的就是紀念舍利弗的舍利塔。尊者不忍見佛入涅槃，經佛陀同意後，選擇在生養之家鄉迦羅臂拏迦村莊，先於佛陀，證入般涅槃。不僅獲得佛陀首肯，也獲得僧團大眾送行。舍利弗回家先向百歲老母及家人等辭行，就連摩揭陀國阿闍世王，也親率大臣親睹及聆聽最後珍貴的法教誨。

這座供養舍利弗的舍利塔，歷經五、七、九世紀印度三個王朝不斷建造，至今仍在那爛陀古蹟群裡大放異彩。

然而成為著名之地，是起自五世紀時，被認為是僧團和大學教育中心、一處東方人文和學習的佛教世界，吸引學生遠從不同國家而來，包含中國的玄奘和義淨。當時大學開設有各種不同的專業學科，比方宗教理論、文法、邏輯、天文學、形上學和哲學等。這所大學是募集鄉村收入充作教育經費，此是透過當時統治者的碑銘文來證實的。

進入寬闊校園和寺院廢墟之後，矗立在古那爛陀遺址偏左後方、映入眼簾的即是舍利弗塔。該聖塔方圓周邊都是大小塔，供奉過世比丘以作紀念。

目前，這裡是遊客禁區，以護塔區的清淨、莊嚴和神聖。依據傳記記載，舍利弗是佛陀十大比丘弟子堪稱智慧第一者。尊者是佛陀行化王舍城時，和目犍連一同，德行、智慧都證到了圓滿阿羅漢果位。

早些年，我屢屢朝聖此地，最鍾愛且流連忘返的，就是繞著大小塔、聽著古蹟維護導覽人員為我解說，從不厭倦。他們對我也熟悉如友，常問我：「你不是已經聽過無數次了嗎？」「就是愛聽啦！」我知道印度人好說、能說、不厭其煩搶著說，我這麼一副渴望專注又乞求的



古那爛陀舍利塔照片（釋覺明攝影和提供）

大眼神情，坦白說，是我每次給予導覽的精神費。不論帶團來，或專程與少數朋友前來，或有事路過此地，這塊土地勢如我家廚房般，愛來就來，一天來回幾趟，不管聽幾百回始終記不住，也想不要記，無須記住。只消打開記憶的盒子，分區塊，那聲音以高科技卻免輻射自動轉換，前置後置化作縝密軌道，捲捲款款，密密影音，即刻植入我的腦海裡。雖然，從來沒有一次的版本是一樣的。無所謂呀，如飲清泉，津津有味，舒爽生液，回甘潤喉。通身如電流，串串交叉。

在古早輪迴裡，我是否也站在這一次一次的更替舞台呢？人事面貌全非，生生死死，如化春泥又護花捲土重來。試問自己是否再度來到人間？卻彷彿相識。回憶是否依然會像湧泉一般，也狀如海嘯狂捲襲來，淹沒過去、現在與未來？為什麼要去思索、史料到底「靠譜」嗎？這無關乎學術，更不是信仰問題。對我而言，走在廢墟裡，到底起了多少希賢希聖的

情操？我只曉得，就是感到紅磚塊好自然、和諧、親切，就是融合為一。注定這輩子與紅磚牆有因有緣。東海大學雖以路思義教堂之西方文明建築聞名全球，但做夢年歲的我，最中意的卻是仿古建築的紅磚人文學院加上一片長長的相思林，走出林外，如今仍記憶沛然。年近不惑，有幸享有另一座古色古香、百年紅磚人文學院——就是印度德里大學。

朝禮每一處佛古蹟，都被片瓦、紅磚砌成了雋永與不朽。堆砌錯落，卻成細緻空間，是一世又一世的時間證明嗎？一次次的苦難翻滾後，再度掀起另一段塵

沙飛揚的歲月。總是沾染滿身的污垢，從來都是灰頭土臉的吧！就像一位劫難重生的過客，也誓將不忘菩提種子要灑水。導覽員用一種夾雜印歐古語的英語，渾身解數，眉飛色舞，口沫橫飛，用相當專家又權威的語態，我將其語彙如小小花朵，以紅絲線縷編織成鬢，串串花靈，告訴自己得小心翼翼，以免散落一地。這是一段段的天方夜譚嗎？

站立廢墟堆裡，從豔陽高照聽到晚霞滿天，就像是鄰家姑婆、辦公室同事，聊八卦和打屁的調調心情。人人喜愛，輕鬆有趣，撿拾精采，再度輾轉，流傳下去。

Sunia Kumar先生，是掌管此古蹟維護的負責人，又是門票主管。也是當地出生、出家的戒賢比丘的在家弟子。2002年送羅睺羅比丘到台灣，歷經15年，羅睺羅比丘從南華大學學士，台灣大學碩士，今年夏天榮獲中央大學哲學博士學位。這種種因緣讓我享有優惠，免收費。以禮遇貴賓之姿，門衛就在比丘大拇指和中指捻彈的一彈指間，肅穆神情，一手三指併攏齊舉上揚，以表敬禮。

車輛緩緩駛入，兩旁齊整，綠蔭林道，鳥鳴飛舞，藍天白雲，都一序列隊為我喝采：「歡迎回家！」那是怎麼樣的欣喜若狂啊！想像當年古戒賢是如何迎接中國和尚玄奘的到來，當師徒相遇，也是千古奇葩，和絃齊奏。那時玄奘大師是訪師問道者，進入這座巍巍的學術殿堂，代表七世紀、堪稱當時全世界最雄偉的那爛陀大學，於今又堪比二十世紀後的牛津大學之英姿。

縱使二月寒意稍減的季節，到了午後，仍肆意讓豔陽射在我臉龐，如鎂光燈聚焦在這座舍利弗塔，寫著兩千五百多年來的一個壯麗且悠遠的故事，舍利弗出生在此地，也選擇在自己的故鄉進入涅槃。

今年再訪新那爛陀大學，是為南華大學學術交流任務而來，是一種艱巨任務。看到新興建築體，卻意味它承載著那爛陀千年萬萬載永續真理、佛法教育之慧命！一群師生身在古蹟中，日夜賡續一盞光明，不讓煙滅。來自新那爛陀大學、能說中文的達喜（Aman Raj），雖帶著印度腔調，其熱忱接待與解說，也無礙於彼此的交流與互動啊。無心栽花，花已綻開。



覺明法師（第一排左五）與新那爛陀大學巴利系教授（Assist. Prof. Rana Purashotum Kumar Singh，第一排左六）、巴利系系主任（Prof. & Head, Dr. Rajesh Ranjan，第一排左七）、中文系系主任孔達拉教授（Prof. & Head, Dr. U.Kundala，第一排左八）等師生，在校園內留影（釋覺明提供）

今年七月底，重踏聖地，正逢印度雨季，從菩提迦耶驅車前往那爛陀，第一次看到尼連禪河充滿了水，滾滾蕩蕩，道路兩旁沿著河流，綠樹隨風飄動，稻苗綠油亮麗，跳起波浪舞。過去十幾年來，每每朝禮菩提迦耶正覺大塔，總會在天光升起前，走路到尼連禪河，布滿的總是在乾裂枯土，屎橛（糞便）一坨坨，提醒我注意腳下！就在這裡，悉達多太子從優樓頻羅村苦行林，放棄折磨身體極端禁欲的修行手段。我也彷彿在湍湍急流裡，看見了骷髏身形，僅剩一絲纖氣的太子正在洗浴塵垢；他正在清理疑惑，釐清身心互依與平衡，是非常重要的修行關鍵。隨後，太子接受村婦蘇嘉達的乳糜粥供養。在南傳《大般涅槃經》，佛陀特別肯定，這是他成道前，首度接受供養，功德無量。

新那爛陀大學（Nava Nalanda Mahavihara）唯一隸屬於印度文化部，與其他大學不同，原因它承載著古文明那爛陀遺風，也肩負著復興玄奘精神的千秋大業於一身。

此時再訪，是巴利文系助理教授Dr. Rana Purushottam Kumar Singh為我接風。他曾是我就讀德里大學佛學系時，課堂外親近的戰友，我們經常圍繞著古典巴利經典語言激辯不已，不厭其煩。老師自由教學之態度，如今回憶起，正是一種無言之啟示！坐在他的學人宿舍裡，被誠摯禮遇之情，似乎又回到熟悉無比的場域。由於老師之故，我才有機會在教授學人宿舍區掛上一宿，讓我安心享用兩餐熱騰騰現做的印度慢食：奶茶與印度Paratha餅，頓時消融長途跋涉的疲累，身心獲得有機的療癒。

在此，巴利系系主任（Prof. & Head, Dr. Rajesh Ranjan）、中文系系主任孔達拉教授（Prof. & Head, Dr. U.Kundala）、佛學系教授（Assistant Prof. & Head, Dr. Lalan Kumar Jha）等師生30人齊聚一堂，鼓勵、交流，期許兩校間有更好的台灣與印度之連結，衷心祝願那爛陀智慧之光照亮人間，永續不滅。🕉



全體師生在新那爛陀大學代表性建築之一合影



印度國餅Paratha
（以上兩張照片由釋覺明提供）